養素堂文集

武威張澍介侯

書跋後一

書周師虎敦蓋後

此敦不見而其蓋爲安定陳秋谷官岐山縣廣文時所得高一寸六分闊六寸有銘其文曰惟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客新宮王徙正師入王呼師騃錫師貝朋虎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考旅叔尊敦字缺二子孫永寶凡五十六字敦下二字不可辨識按商曰祀周曰年然稱祀者不必商也若王克商訪鴻範于箕子書作惟

十有三祀博古圖周已酉方彝銘曰惟王一祀盖周人沿
襲商稱如此其曰錫師虎貝朋虎拜稽首云云者詩大雅
江漢周宣王二年命召虎伐淮夷詩末二章有云釐爾圭
瓚秬鬯一卣又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此器當爲召穆公
虎既平淮夷之明年拜其錫命而作也朱元晦注江漢詩
引古器郱敦銘以爲文義相類孰知千百年後又有此器
出土以爲詩證佐也耶秋谷子正常茂才搨以示余爲志
其後如此

書鐘鼎款識後

鐘鼎款識云瀛書言府弩機銘二十有七字延光三年閏

三月晉書府倫湖桉晉書府或疑是人姓名而他書無言及者獨朱博傳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晉書府據此是拘繫罪人之所也晉書云者獄訊犯人晉兩造之供辭耳而辟尚功乃云晉書府者所謂書則左史書之之義天祿石渠之屬蓋藏之書庫隨府有之若盾省是也其說非既云晉書何得又云書庫耶

晉國三老袁良碑後

碑云孝順征和三年袁生曾孫幹斬賊公先勇拜黃門郎桉賈捐之罷珠崖對曰關東公孫勇詐為使者又田廣明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

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于是賜小史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小史卽幹也遺鄉侖后錄作賁鄉誤世系表亦譌公先勇作書皆作公孫勇當从碑

又書國三老袁良碑

文云隱居河洛此洛係假借字葢豫州之雒作雒出冢領之雒水也雍州之洛水作洛本自分別而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顏師古謂光武以後改爲雒字淮南子墬形訓洛出獵山高誘注獵在北地西北夸中

洛東南流入渭又曰雒出熊耳高誘注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淮南王在前濾于洛雒二字分別劃然逸周書職方解雍州其川渭洛豫州其川熒雒二字亦分別與許氏說文同後人則洛雒互用皆沿黃初元年之詔未可從也

書博陵太守孔彪碑後

碑陰有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按摯虞文章志崔烈字威考駰之孫瑗之兄子世系表駰子盤生烈遂書烈無傳坿見崔實傳中此碑可以補史之闕又按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人講傳乃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是其精通春秋子愼得聞其緒論獨

以銅梟遺譏何耶又烈子均字元平均弟鈞字孔平見九州春秋而崔氏誤以鈞字爲州平卽諸葛亮之友也

又書博陵太守孔彪碑後

碑有云拼馬蠲害棱子夏易傳作拼云取也影宋本釋文曰用丞拯救之拯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字林云拼上舉音承說文拼上舉也易曰拼馬壯吉此碑亦作拼知漢時所傳如是當是孟氏易釋文大書用丞二字注云拯救之拯是陸氏所見王輔嗣易作丞也據釋文則康成易亦作丞訓承今本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改正文選揚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善注引蒼頡曰丞亦拯字也漢書本傳

佀承民師古曰承舉也易艮不承其隨釋文亦曰承音拯救之拯蓋承丞承通借字抍本字拯俗字撜或字

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後

按碑有故平陵令鹿恢元世故涿郡太守鹿次公故樂安相鹿季公皆魯人當爲秦始皇將軍鹿公之後吳玉搢以鹿出于魯恭公無據又張遷碑陰有故樂安太守鹿君亭長當即韓勑碑之安樂相季公也又韓勑孔廟後碑陰有兗州從事任城樊何榮邵公按何休字邵公任城人此何榮疑是休之初名也榮與休字義相通榮光四塞即休氣四塞也

又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後

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説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歐陽公謂是九月五日而笑之靈不成語錢大昕養新錄云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云七月爲相此說非也葢霜月者九月即用詩之九月肅霜耳皇極之日謂五日也然潛書外國傳云正月于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于此碑語不合又廣雅云甲乙爲榦榦者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枝者月之靈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巳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則所謂霜月之靈者言九月之枝曰用爾雅之歲陰也大戴禮天圓篇云陽之精氣曰神陰之

精氣曰靈此張揖所以言曰神月靈也文忠失考近人全祖望亦以爲陋語矣

書韓勑後碑後

碑內滎陽作熒陽按劉寬碑鄭烈碑皆作熒陽古熒陽字从火不从水尚書泆爲熒周禮其川熒雒左傳閔二年熒澤詩鄘風箋熒澤皆不从水唐盧藏用紀信碑亦作熒陽隨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云龍鬬于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禹貢釋文經宋開寶中改爲滎字非也沛水出沒不常故謂之熒猶熒惑之意也介疋注圃田在熒陽隱元年杜注虢國今熒陽縣釋文本或作滎非說文亦作

熒陽水部滎字下云滎濘絶小水也訓釋不同可見熒澤熒陽古不从水也今史記漢書水經注皆爲淺人竄改遂使熒滎錯出而岳相臺珂篆九經三傳沿革例且以陸元朗爲未深考爾百詩潛邱劄記滎絶小水也爲介疋正絶流曰亂之絶與禹貢泲泆爲滎相發明可謂穿鑿附會矣

又書韓勑孔廟碑後

碑陰有故蒙令大將軍掾山陽瑕丘檀敷文有桉黨錮傳檀敷山陽瑕丘人少爲諸生舉孝廉連辟公府不就桓帝時徵博士不言辟爲大將軍掾亦史之闕漏文有滌末名士傳作文友

書太尉劉寬碑後

校劉寬門生碑陰有皮氏長右扶風杜陽魏傑齊卿此即黨錮傳之魏齊卿也與勃海公族進階並危言深論公卿屣履到門范書不書其名亦未言其為皮氏長得此碑乃知齊卿之名傑又蓋勳傳注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桂字誤當從杜陽杜陽屬扶風即碑所謂杜陽魏傑也獻帝春秋有步兵校尉魏桀疑即是人桀與傑字相通且蓋勳所表用士孫瑞係扶風杜楷係京兆楊儒係弘農第五儁係長陵皆秦人桀為杜陽何疑

又書劉寬碑後

碑陰門生有涿令遼西令支公孫瓚伯圭按范書公孫瓚本傳瓚爲郡小吏舉上計吏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遷騎都尉拜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兼領屬國長史拜奮武將軍封薊侯未嘗言爲涿令亦史文之缺惟魏志袁紹紀則云遷涿令是碑文爲不謬矣又門生議郎北地靈州傅燮南容而范書燮本傳亦言少師事太尉劉寬與此碑合其爲議郎則在爲護軍司馬安定都尉後也碑陰又有離石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按董卓傳注王邑北地涇陽人考兩漢志北地有泥陽縣涇係傳寫之譌獻帝紀注邑封安陽亭侯獻帝時爲河東太守被徵郡掾衛固中郎將

范先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曹操以杜畿爲河東太守鍾繇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續漢書天子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獻縑帛又賜公卿以下其人可取也

又書太尉劉寬碑後

碑陰有門生大尚書河南平陰張袒子戒是官有大尚書也山陽太守祝睦碑云拜大尚書尚書僕射廷尉仲定碑亦云徵議郎拜大尚書劉志衛繼爲大尚書隨經籍志法家濾大尚書崔寔傳正論六卷晉周處碑亦云拜大尚書王乂別傳云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周孔昌寓碑云十

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尚書沖大尚書當是諸尚書之長故曰大尚書嘉興錢侍御儀吉以爲大是誤字余未敢信

書綏民校尉熊君碑後

碑云祖父字缺二治歐陽尚書六日七分棱六日七分見郎顗傳蓋京房易也易稽覽圖甲子卦氣起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爲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

七分也乃卦氣之說卦氣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揚雄
谷永皆依以為說郎宗崔子玉皆學京氏易六日七分隨
經籍志有六日七分八卷又洪景伯以綏民校尉為劉表
擅命所創設官非也袁宏紀獻帝使綏民校尉劉裁宣喻
李傕郭汜豈劉表所設哉又巴郡太守樊敏碑有褒義校
尉助義都尉亦在建安時

又晉綏民校尉熊君碑後

校碑有顯字據文義當為顯與濕之為顯同也濕書功臣
表有濕陰侯地理志霍去病傳皆作漯陰則濕漯實一字
濕千乘郡有濕沃縣濕水所經地理志作溼五經文字水

部濕濕二字下云他匝反說文濕下隸省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溼之溼后本溼作濕別以漯爲此字見夏書與釋文合與字義不同盩濕碑借濕漯爲溼字今人以濕爲溼本字也

書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碑陰有門生勃海公族進階即遂書冀儁傳所云與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彊者也然碑凡一百九十三人皆書字而李賢注以爲名誤矣亦見風俗通郭林宗別傳

書樊毅論嶽廟碑後

文云世室不修春秋所譏又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

云大室不修春秋作讖二碑同時所立知大世二字通用也公羊傳皆以世爲大如大叔儀作世叔儀宋樂大心作樂世心又鄭太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太子春秋傳云曾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參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作太子光是二字相通之證也

書司隸校尉魯峻碑後

碑後有故吏陳留誠屯梭後漢書儒林傳誠屯治嚴氏春秋陳留人當即其人

書吉成侯州輔碑後

碑陰有延篤叔堅名是叔堅嚮昔亦與丙䦎周旋也觀其在東觀伯孫程等傳咸坿會出于名賢之後極其詡揚則叔堅學術人品誠有愧于其師堂谿典矣然典亦爲中常侍曹騰所薦何師徒之相似耶碑又有處士李缺名文德當即叔堅與書之永昌太守

書巴郡太守樊敏碑後

碑有云臏踊儛立即提綱也又云冠履同囊投核長驅畢志枕巨冠履同囊者言其賢否並進也投核即投劾謂投檄也

書潘乾校官碑後

碑云宗懿招德按招德即昭德古招字與昭通國語國語

子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昭注云招舉也其說非後漢書鍾

皓傳好昭人過以致怨益言好盡己之言以明著人之過

也

書戹陌頌碑後

按戹陌爲楊淮所關淮事不概見惟云部舊傳曰太尉

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旣關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

機密特拜尚書固甍免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徵爲尚

書書此以補其事又郭頌世說楊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

曾祖彪祖修元康末爲冀州刺史此又一楊淮也

書蕩陰令張遷碑後

碑有云晉陽佩瑋西河帶弦桉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而碑乃傎到用之豈別有據耶抑誤用耶若南鄭趙宣之妻杜泰姬曰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又以帶弦爲宓不齊事未知所据何書

書斥彰長田君斷碑後

碑有云三歲喪父事母有柴潁之行桉柴即高柴潁即潁考叔也又云見勞醻芳馨馥芬洪景伯曰醻字未詳桉醻即醇字也勞醇即所謂勞酒耳勞上有史字當是刺史以

酒勞之

書祝長嚴訢碑後

此碑見洪氏隸續云訢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馮君不知爲何人按邃書馮奉世字子明初學春秋涉大義又馮立字聖卿通春秋㝁陽國志宕渠馮緄字皇卿少學春秋謝承後漢書緄學公羊春秋又云馮元與肥鄉人爲御史授左氏春秋于式乾殿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此是公羊家說元興授左氏春秋非其人當

爲杜陵之奉世與立或居渠之緄也

書太尉宗俱碑陰後

碑陰有太原中都侯汝字文林桉靈帝紀有侍御史侯汝帝使以粥賑饑民不實受杖五十碑陰又有勃海脩張儉字君則桉黨錮傳之張儉字元節不知卽此一人否

書冀州從事郭君碑後

碑有云君年卌一以光和二年大荒軷紙月戊申晦胥而終又云魂而有知萬敬照靈其銘辭內有云串千軷涵山停柩大荒落巳年也軷紙疑是截紀巴郡太守樊君碑云歲在汁洽紀驗期臻是邦雄桀碑有紀涒字亦歲在涒灘

也萬載即萬載畢千載即巠千載也巷都太守李翕天非道碑云過者戰戰即戰字是漢人戈字亦作攴寫則戟字爲載字信矣張公神碑贊中獻菊犬字亦作攴

書漢尉氏令鄭季宣碑後

校碑文中有續既二字下缺六字下接虞放鴅沙四字下缺十二字所謂虞放鴅沙者即用舜放驩兜事也驩兜即驩頭古文尚書作鴅吺韓昌黎詩用之廣韻引作鴅吺或作鴅吺又作鴅吺沙盜指三危三危在沙州也而洪景盧隸釋以爲鴅與離同離是鴅名用猶爾子放鴅事失之遠矣鴅是鸛鳥豈爲鴅乎又碑陰有記室書佐侯瑾下缺二

字其字也或即文苑傳敦煌之侯子瑜

書華嶽廟殘碑後

碑陰有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掾池陽郭旺公休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䋣伯房故功曹太尉掾頻陽游殷幼齊按三輔決錄云游殷爲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爲緦麻三月非此碑不知郭公休之名旺吉伯房之名䋣矣

書楊侍中文父神道碑後

按隸釋不知文父爲誰考漢書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拜議郎三遷爲侍中歿後鄉人謚爲文父光祿大夫楊溥

之弟也爲楊統之次子而華陽國志云楊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詔謚曰文父與本傳不同又張霸亦謚爲文父

書成陽令唐扶碑後

文有云優賢颺歴校今文尚書云心腹腎腸曰憂賢陽而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歴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歴歴試也又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歴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歴謂揚其所歴試乃知正義憂腎陽爲優賢揚之譌葢康成本心腹腎腸爲優賢揚又以下句歴字屬上讀耳又云奮粤𢺊攎枝彊雖化洪氏以𢺊攎音如布戶言不順理也其說非葢即敺扈字詩之迸王

載旆齊詩作戴埱是漢人文字多作旆又跋履之跋从足亦可从才如拓跋氏亦作拓拔氏也

書司空孔扶碑後

碑云扶當國時辟史晨之父爲東閤祭酒風俗通云周舉爲東閤祭酒周磐傳潁川太守韓崇召磐順爲東閤祭酒且不特有東閤祭酒也經典序錄陳元爲司空南閤祭酒說文許沖表云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又不特有南閤祭酒也晉書衞玠爲太傅西閤祭酒惟北閤祭酒不見載籍漢人所謂閤者皆門旁戶也顏師古公孫宏傳注云閤者小門也唐時不臨前殿御便殿謂之入閤謂立仗于前殿

喚仗則自東西閣入耳然則東西兩閣祭酒設于漢世胡三省謂曹魏時乃有東西閣祭酒傎矣漢儀丞相設四科之辟弟一辟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西曹南閣祭酒

書蜀郡繁長張禪題名碑後

碑有云五大夫揚賞字伯讎五大夫屈暢字進讎是漢時尚有五大夫之爵也蘐井碑稱五大夫者三十一人漢承秦制爵二十級其九爵曰五大夫安帝紀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緹騎營士又靈帝紀光和元年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是五大夫以貨得之者

書永建五年遼長陳君閣道碑後

碑有云此地本有根閣二百餘丈洪景伯曰根字未見所出桉根字即柢字借作邸用盩邸閣也柢一作極根字似之

書無極山碑後

續書律厤志光和三年詔書下太常其詳案記注平議厤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于太常府覆校記注平議難問而碑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云云是耽于三年已爲太常也

書衛彈碑後

碑有云吏無荷擾之煩桉荷即苛字而蜀郡屬國造橋碑有苛吏二人又有苛賊曹掾當是設吏以苛察諸事意與呵字同即譙何之謂洪景伯曰鄉邑有荷節或是遣吏助之此說非也袁宏紀伏后一手持絹十疋董承使荷令孫儼從人間所后荷令即荷吏耳然范書皇后紀作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當是蔚宗不知荷令誤改之

書荆州從事苑鎮碑後

碑云膺姿曾蘇靖共衛上洪景伯以爲曾仲蘇愈生非也桉新序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常侍曾蘇犯我以義違

我以孤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後當爵之於朔碑即用此事灊人凳莞字通故作管其實管莞二姓也管蘇呂氏春秋作莞譆

書故民吳仲山碑後

碑有奈何二字北海相景君碑蠡子逢盛碑均有之段若膺曰奈本借用柰字而唐石經有柰字乃俗製字也然奈何二字兩見于左傳遠啓疆曰不然奈何叔展曰河魚腹疾奈何皆楚人語召誥曰曷其奈何弗敬是二字古矣姚姬傳以爲是如何若何之誤恐未然也五子歌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攻梅氏者必以爲摭拾召誥之文矣老莊

屈宋皆有奈何語

書安平相孫根碑後

按碑陰有大中十四人陳勝傳勝以朱房爲中正兩漢無之魏陳羣始擇州之有鑒裁者爲中正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中正小中正此碑之大中卽大中正非大中大夫也

書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後

碑云深執盤匪言守考槃匪躬之節也觀下句棲遲不就可見洪景伯以爲槃匪者戶不可轉也疑非槃亦同盤易之盤桓利居貞是已

書執金吾丞武榮碑後

碑云亦世載德亦即奕字如楊震碑之亦世繼明李翕西狹頌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脩華嶽廟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之休矣亦世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皆是也然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漢書礼志引作奕世是漢人用毛詩也鄭箋亦大也假亦為奕耳漢人用字多作省文聚斜之斜作佘須朐之朐作句如此者不可枚舉

書司隸從事郭究碑後

按碑云懷刑拜議拜議者即拜昌言也古文作昌今文作

黨李登聲類讜言善言也說文昌美言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呂忱字林讜言美言也張平子碑黨言永諧劉寬前碑朝克忠讜後碑對策𢽴𢽴是漢人黨讜通用矣又云破莫耶之刃而不宰元攙晨風之翼而不厲天不宰元謂刃破不得殺牛也又云命登六辰即趙壹書所云司命斗極耳

又書郭究碑後

文有云槃桓俟時即易屯之初九盤桓也釋文磐亦作盤又作槃馬云槃桓旋也釋文引易作般桓漢張納碑作般桓張表碑作畔桓侯成碑作磐桓劉寬碑作盤桓字異而

義同管子小問篇君乘駮馬而洀桓尹知章注洀古盤字曹大家幽通賦注盤桓不進也

書督郵逵班碑後

碑有云爲五業博士又云嘖志五業要道氏綜核五業謂五經也魏畧言樂詳五業並授後漢荆州五業從事宋衷與劉表共定五經章句故表以此官官之今魏志經典序錄均作五等從事誤矣隨志宋衷爲五業從事伺時王粲荆州文學記亦作五業從事可知作五等之非矣

書李翕析里橋郙閣碑後

文云行理咨嗟核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

以告行理以節迎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然古者謂
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左傳三十年傳云行理之往來襄
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苾伯李昭十三年傳
行理之命無日不至則伯理李理古字通故皋陶爲理官
子伯爲李老子之後改爲理氏也又云劬勞曰稷兮惟惠
勤稷卽昃之昃字一作昊釋文云昊孟伯稷謚卽側字穀
梁丁巳葬我君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尚書中
候握河紀至于日稷迴衡篇退俟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
于下稷鄭注稷讀日側下側日西之時又靈臺碑云日稷
不夏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太尹君子應以大稷說文曰

部佰在西方時側也徐鉉曰俗作昃非是

書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後

其銘辭曰往才汝諧蓋古哉才字通也論語鄭注云古字材哉同鄭注亦疋引書茂才茂才即懋哉懋哉也今鄭注作茂哉茂哉乃後人改之予玉當用古文尚書又財裁才哉四字古皆通

書司農劉夫人碑後

郭忠恕云車陳爲陣始于逸少按陳字作陣始于此碑晉車騎陣不起于王羲之也又按隋書經籍志晉下邳內史王羲箸小學篇陳字作陣當在此書郭氏乃譌爲逸少當

因羲𦏁之字誤疑而言也

書堂邑令費鳳碑後

碑云黎儀瘁傷泣涕連漉桉黎儀卽臯陶謨之黎獻也洪适隸釋讀儀爲旄倪之倪大非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盞古者儀與獻通也漢書翟方進傳民儀九萬夫卽用書大誥之民獻有十夫當是今文說古文苑載班固車騎將軍竇固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是用尚書民儀二字又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云乃綏二縣黎儀以庫漢人解經多如是者

書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後

文有云據旋機之政棭用堯典之在璿機玉衡也唐石經已下機皆作璣非也鄭注云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馬融云旋機渾天儀可轉旋孔安國云機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可見諸家皆作機字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弟二旋弟三機則機之从木審矣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册文曰仰陟天璣李注曰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曜曰璿璣玉衡尚書爲此璣嘗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棭此當云尚書爲此機以別于考靈曜之从玉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申之曰璣與

機同也璿或作琁或作旋尚書大傳在琁機玉衡者何也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徵也其變幾徵而所動者大謂之琁機是故琁機謂之北極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云據琁機玉衡以齊七政周公祀殿圖記旋機離常周易畧例故處璇璣以觀天廻是璿琁旋璣機不同如此總宜訓爲儀器乃或以璿機指帝位未免支離又碑云師工旌密旌卽精字古旌精字通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

書曹娥碑後

按此碑文爲度尚弟子邯鄲淳所作其云盱能撫節安歌

婆娑樂神婆娑者舞狀也所迎者伍君也而虞預范蔚宗以為婆娑神謡矣劉敬叔異苑亦襲之古文苑載碑後云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二百年後碑家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叵世說謂魏武與楊修同觀行三十里乃測為絕妙好辭四字異苑則曰有婦人浣于江渚曰弟四車既而問之爾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將阿瞞足跡未嘗過江至上虞也斯又傳聞不審之說惜項原列女後傳不傳不知其說云何

書夏侯孝若東方曼倩贊後

吾觀東方生與公孫宏書又與驃騎將軍書何其言之陵

厲也若乃匿曜吳市為書師十餘年豈神仙者流果不可不識字耶而或者疑其屢耍宛若非淸淨之旨滑稽恢諧達大雅之體殆若以管測江未聞言於大伍公矣而孝若之頌則眞能繪歲星之須麋者

蕘素堂文集卷十九

蒼威張　澍介侯

書碑後二

書魏公卿上尊號表碑後

文有云遵大麓之遺訓又受禪表云故書陳納于大麓古麓鹿字通易之即鹿亦作即麓也然鄭注以納于大麓爲居攝魏碑則以爲即眞誤矣尚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堯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舜本紀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皆不言大錄萬機之政而馬季長鄭康成注尚書皆云

麓山足也又鄭注書序于舜典曰入麓伐木論衡吉驗篇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風俗通山澤篇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屬于山者也是皆不以大錄為解蓋古文說也而張竦稱莽功德莽之自謂及于定國傳上報安國論衡正說篇班固封燕然山銘皆訓總錄是今文說而鄭注大傳亦云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又從今文說然大傳本文固無大錄之說也僞孔叢子亦沿襲之咸由不知歷試諸艱之文矣

書魏封孔羨碑後

文云揖五瑞今尚書作輯當是衛包改史五帝本紀作揖

正義曰揖音集郊祀志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音

集是揖字从手也漢書兒寬傳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張揖

曰統察楫聚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

楫與集三字竝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从木瓚曰當

爲輯不通按書字揖从手而師古从木尤可證其不從車

作輯也然師古于郊祀志从手于兒寬傳則又从木不知

何以兩歧如此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云揖音

集尒疋釋言揖合也玉篇廣韻皆云輯和也訓釋不同而

史正義引釋言輯合輯是合聚之義今釋言無此文疑可

證揖之不可似輯也然漢書百官表輯濯士輯即楫字濯即櫂字小顏殆因此而謂輯楫集三字同也

書魏大饗碑後

碑有云是以士有拊譟之歡按拊譟即大誓之鼓譟也王逸楚詞注云武王三師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當先前歌後舞鳧譟讙呼也而漢書杜詩傳及劉陶傳似鳧藻釋云如鳧之戲于藻非尚書之本義也

書前秦廣武將軍缺產碑後

此碑爲前秦張蚝之孫之子產與荀輔共立者也文有云維秦建元四年歲在丙辰十月十一日廣武將軍缺使持

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三代侍中缺卿建
忠將軍扶苻護軍扶風太守選缺匡庚之亂子諱產字君
缺又云君秉德缺矛高韻絕流文柔耆烈令聞孔修又云
匡毗猷王忠訓殊異宰政欽中顯授池陽令又即授征西
大將軍左司馬又云威臨南界與馮翊護軍苻輔參分所
在琛后偃師耆儒以為未得其人始末桉十六國春秋前
秦錄廣耆將軍乃張蚝也蚝本姓弓上黨泫人為張平養
子銅壁之戰為鄧羌所禽苻堅以為虎賁中郎將尋加廣
耆將軍又為虎牙將軍進為前將軍又為前禁將軍十四
年為并州刺史入為後將軍堅伐晉蚝為驃騎將軍丕即

佐進毦爲侍中司空上黨郡公本傳不言爲冠軍將軍益州刺史然十八年晉楊亮攻涪城堅遣毦帥兵救之毦出斜谷亮引兵退其爲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當在此時也苟輔南安人爲堅新平太守姚萇率衆攻之輔與郡人馮傑馮羽等固守爲萇所殺堅諡曰節愍侯前秦錄亦不言爲馮翊護軍毦本傳亦未言其子孫之名佐得此足補史之闕文矣

書宋建寧太守爨君碑後

此碑阮雲臺師節制滇黔得于陸涼州樹時令江西瀘谿縣師悠學經室集寄賜碑爲友人偕去分宜楊太之大

令延濆買銅返豫章以此碑纔濆成帙見贈鴻嵩過鑿楼
碑爨君名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人祖肅魏尚書僕射河
南尹遷屬蜀流薄南入祖晉寧建寧二郡太守龍驤將軍
寧州刺史考龍驤輔國將軍八郡監軍晉寧建寧二郡太
守追謚寧州刺史邛都縣侯君承尚書之子孫監軍之令
子本州禮命主簿不就三辟別駕從事中正舉義熙十年
秀才除郎中相國西鎮邊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寧太
守貫依本州司馬長史除散騎侍郎又除龍驤將軍試守
晉寧太守龔封邛都侯還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
州刺史享年六十一歲歲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故吏建

寗道次之巴郡杜長子等琹后樹碑碑末云長子驎弘早
終次弟驎紹次弟驎暄次弟驎崇樹此碑大明二年歲在
戊戌九月嗣孫順缺順萬順恩順缺順羅順缺順俗等去
主簿益州杜長子文建寧爨道慶佺考姓氏書咸言爨本
河東安邑人七葉祖事晉爲南寧太守屬中國亂遂王蠻
旁梁元帝時有爨瓚據南寧之地而此碑云顓頊之玄胄
才子祝融之眇亂又云夏后之盛敷陳五教勳隆九土又
云耀暉西岳霸三邳楚子文銘德于春秋班朗紹蹤于季
葉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遥中原班彪刪定漢記班固修
述道訓爰及漢末采邑于爨因氏設焉以爨出于班是芈

姓之後然職國魏有爨章則不始漢末碑言祖肅爲魏尚書僕射河南尹而謝承後漢書肅爲河南尹乃漢官蜀志有領軍爨習寧陽國志有交阯太守爨谷葛門爨熊晉書但爨能爲孫皓殺又晉書李雄時有梁州刺史爨琛通鑑但量胡三省曰與疆同非也宜但量爲王遜剌殺勦錄李勢時寧州刺史爨頠又有交州刺史爨琛賓字志但深興古郡人爲本郡太守今南寧縣南有興古太守爨府君碑是皆龍顏之祖也龍顏南史有傳所叙官爵與碑同傳又云有碑在故納河縣西三十里又云爨雲仕魏景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寧州刺史同樂縣侯有碑在陸

涼州南三十里今龍顏之碑出于陸涼州而琛雲二碑反沈霾不見何耶

書汲縣太公碑後

碑引周志云文王夢天帝服元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訓之曰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見也文王曰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望釣于河得玉璜刻曰克郵者姬昌日衣青光而王逸楚詞注云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

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用日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叔師引夢下脫希字否則下希曰字何根

書東魏汲郡太守穆子容碑後

碑云公望以輔翼流詠子平以確素致譽按尚氏因呂尚得姓卽鄭漁仲所謂以字爲氏也然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譙周曰姓姜名牙索隱云牙是字尚是名則是以名爲氏矣子平逸民傳作向高士傳作尚此碑則從高士傳

書北魏李仲琁孔子廟碑後

文有云鴻寶出自按今本尙書作寅賓說文寅辰名寘敬

惕也尔疋釋詁寅敬也易艮三列其夤馬融云夾脊肉也鄭本作䐈文用夤係借字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夤奉天命李善注引尔疋夤敬也鄧展漢書注亦曰夤敬也集韻引書夤淺納日皆用假借字也堯典咎繇謨作寅者為古文尚書也孔傳賓導也史記作敬道日出是賓訓導矣字或从手从人

書周遣象記後

按碑末有同⿰王帝姓六十餘人字書無⿰王帝字即蹄字也元微之詩曰白紵頻歌黛同蹄墜舞釵自注云白紵同蹄皆樂人姓名非也白紵吳時樂歌亦作白緒且同蹄為姓亦非

名也盋同鬲即銅鍉以晉同變而爲同鬲耳

晉周聖母四面像碑後

碑有威烈將軍荔非道慶邑子荔非仕民荔非社叔按即荔非氏也北史有荔非世雄唐書有荔非誅荔非元礼荔非守瑜李元諒懋功昭德頌有耆民荔非昇古又作利非氏見苻秦建元四年重修鄧太尉祠碑有軍功曹佐盧戎利非字缺一采遠又作麗飛氏

晉乙速孤神慶碑後

按集古錄謂乙速孤氏唐無顯人以姓見于當時者神慶一人不知神慶之祖爲魏驃騎大將軍父晟官驃騎將軍

有子行儼行功行方皆列顯佐本王氏也歐陽公于是失考

書褚河南陰符經後

按陰符經唐藝文志一卷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洽李鑒李銳楊晟十一人注今本止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如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而褚遂良本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與佗本不相同當以河南本爲是

書破邪論後

破邪論者虞永興爲潁川陳法師作也法師作有破邪論而世南作序爾揚之乃斥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良窮鑿短篇馮陵正覺其言殊戾於理以奕之阿譕瑪爲空桑致胡僧之自斃眞能爾佛衛吾道者何竟爲此訾議行秘書於是乎失言

書顏魯公劉中使帖後

帖云瀛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趙紹祖金石文鈔云舍利將軍不舉其姓氏蓋不知舍利之卽姓也唐龍朔中有左衛大將軍舍利阿博曾孫舍利葛旃兼御史大夫賜姓李氏名奉國從父弟澄若衛大將軍又有雲中

都督舍利元𤣥均見唐書

書楊盈川少室山碑後

文云考于倉神紐白玉猶存驗于山海經黃花不落桜倉神紐宜作舍神霧此山巔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說見詩緯含神霧

書唐東平太守章仇玄素神道碑後

文有云於紀裂繻去國遂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爲姓秦項之際有雍王章邯爲漢所併於缺三字佐降處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之新號草缺四字焉是紀章仇姓之所起也與姓譜所云避仇之說不同

書十八學士畫像竝贊石刻後

秦府十八學士圖贊舊有宋沈存中跋謂其中名字於史不合者多如姚柬字思廉唐書作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字房元齡字喬李唐書以為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仲達唐書字穎達蘇典籤名從九從曰唐書從曰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攝記室唐書以為直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譌謬此乃當時紀實者也按唐褚亮傳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寇亂稍平於宮城西作文學館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

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册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咨議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此七年收卒後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薛收傳收卒王哭之慟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蓋闕之本圖像褚亮爲贊乃七年以後事司馬溫公通鑑並以圖像爲贊職入陸德四年故有薛收而無劉孝孫誤矣而存中以贊爲于志寧作未詳所據明周天球說圖卷藏大

內承樂中仁廟興廢丘鏡相取玩成祖乃收付兵科時兵科官侍直也以故卷至今還兵科云余按太岳集言此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攜以游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并以此卷封之意圖進用疏入不省以其疏并卷發兵科遂留藏兵部又與周氏說不同太岳當得其實也廬州府有圖像并贊后刻余於丙寅歲至合肥見之因錄其文而并志其後如此

書唐昌州刺史韋君靖碑後

余既于北山按得韋君靖碑遂檢乾隆十五年邑令湖南

李德所修縣志云北山唐刺史韋靖于此置城脫去君字覆查舊通志云乾符初韋君靖爲榮昌令時黃巢韓秀升兵起君靖督兵討之動以信義所向克捷累官尚書僕射令桉碑文乾寧二季君靖即爲昌州刺史兼普合渝昌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不言爲榮昌令是舊志誤也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韋君碑在昌州北山乾寧二季靖南令胡密篆又脫靖字靜南之靜譌爲靖今通志仍沿其譌則以此碑及古文孝經維摩畫像碑六十四卦象六經圖高祖大風歌吳季子墓諸碑皆列入榮昌縣金石志中誤矣王象之言此六碑在昌州北山而六經圖碑在郡學今吳季

子碑存斆字高祖大風歌亦存斆字均在北山其韋君靖碑有云頃以乾符之際天下騷然蝗旱相仍兵戈四起公覩茲遐僻人不聊生遂合集義兵招安戶口又云洎黃巢侵陷京闕鑾駕幸成都又云韓秀昇勃亂黔峽侵軼巴渝公乃統率將士討除逆黨僮秀昇盡拋舟檝圍逼郡城公乃詳度機宜上下擱截依山置陣臨水布兵兩面夾攻齊心翦撲賊勢大敗我茬諠揚考唐書云中和二秊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興屈行從斷峽路陳敬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鹽敬瑄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討之新唐書云仁厚闕

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積水艤舟道貢岸而陳使游鋼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躡砦直擣營火而譟之秀昇率州兵救火仁厚遣人鳧沒鑿舟皆沈眾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禁止之眾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與碑所載情事符合蓋君璹與仁厚相為犄角以破秀昇也碑又云渝牧田公備錄奏聞一缺字忠節檢校御史大夫除拜普州刺史所云田公指渝州刺史田洞也舊唐書云洞能平劇賊誠信廉能民懷其惠致政歸家甚貧蓋田牧以戰功奏聞得授普州刺史也碑又云適值川帥效逆將臣專征公乃收復合州絕其支蔓

恩旨加右散騎常侍除拜合州刺史所云川帥效逆指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也所云將臣專征指高仁厚也考新唐書云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聞陳敬瑄以高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假卓文指揮應援使共攻成都帝乃下詔削官爵牌又云洎鄭君雄（佚二字）失律廣灘山行章尚書攻圍當州考綱目仁厚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關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柵圍之夜二鼓君雄出勁兵掩擊城北寨行軍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

諸寨聞之皆死君雄下(缺字)當是地名按新唐書云師古投池中君雄斬其首降爲遂州刺史光啓二年仁厚據梓州絕敬瑄君雄亦陷瀘州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即釋所言失律也十國春秋前蜀本傳山行章一名章陳敬瑄之亂行章拒高祖于新繁師敗復爲高祖破于廣都後請降隸帳下有戰績乾寧四年授都押牙出鎮黎州即其人也釋又云故府太尉丞相顧公累降命旨(缺二字)起應公統領精銳二萬餘人處告蕃軀申令士卒併破七十二寨殺戮萬餘(缺一字)人大振威聲上聞授工部尚書拜當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加刑部尚

書左僕射所云顧公指顧彥暉也新唐書云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詔顧彥暉王建赴行在建率兵三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封輒邀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李茂貞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雞東川四年鄧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經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如碑言當是彥暉告急於君靖為之出師也然渝昌普三州皆君靖所築而鄧洪取之碑所云戚七十二寨威聲上聞者當是既失而復取之也碑又云然則士馬雖精其如城柵未固思大易

置坎之義王公設險之文乃于景福壬子歲春正月卜築當鎮西北維龍泉山建永昌寨枝今龍崗山在縣西北十里其山環拱山脊折紋如龍鱗故名是碑以北山爲龍崗山志以西山爲龍崗山也碑又云人力子來畚鍤雲至連甍比屋萬戶千門又云築城牆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今則淪祇無復遺跡矣碑又云公又於寨內西（缺五字）翠甃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種之相好即今之諸佛像是也碑又云施（缺四字）錢含迴祿俸以建浮圖聆鐘磬于朝昏宣讚唄于遠近即今之多寶塔是也碑又云其劉中節級將校等深達機謀博識古今皆是公同志兄（缺三字）

字一心報國戮力從銅咸奉渥恩昔霑爵賞列署名銜庶不墜勳業即碑下截所刻之一百六十餘人也內有韋君憲韋義豐韋君球韋君芝韋君政韋君遷韋君李韋君貞韋寶銖韋諒銖韋迪銖韋寶韋壽韋和銖韋宗銖韋公銖韋公字缺一韋延韋彥銖二十二人昔係君靖兄弟子姪碑文兄下缺三字當是弟子姪字碑又云密叨列門館累戴恩光學淺文荒紀字缺三其未盡神思知拙錄美事而猶疏概將鄙俚之詞聊述字缺二之績將欲煥乎不朽傳之無窮遂藏斯文乃鐫貞石是胡密自述其纂文也末云大唐乾寧二年歲次乙卯十二月朔十九日辛丑記此碑塵霾干

載籍錄于王象之碑目而其文不傳余乃得親至碑下掘壅土洗苔蘚搴搨出之仍爲吾大足縣有榮昌不得而爭之樂何如耶其碑文由後而前與佗碑不同嘉慶二十四季正月十三日大雨燈下書此以貽好古之君子

書馮瞻神道碑後

按宋史本傳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舉進士以大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汶川條箸其詳爲西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歷官樞密院事論懿簡其言與神道碑同但碑言元祐五秊三月丙寅公薨諸孤奉喪歸盩厔詔遣

使護之其季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則懿簡之墓宜在陜西不知昌州何以有神道碑且碑亦未言爲昌州或其子有爲昌州守者乞淳夫文刻於此亦未可知考蔡京于元祐四季知永康軍則其碑立于七季五月宜在此時書也容齋四筆云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準勑差篆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篆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是蘇氏不肯篆而淳夫爲伀之也而蒼潤軒碑跋云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大觀神道碑此乃黃美之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鄭子經言蔡公

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毋乃采菲之意耶此以元長之人而遂訾其書殆溝猶之見耳蘇黃之眞蹟今具在能與此碑抗顏耶

書畫維摩石像碑後

大足縣舊志云惠因寺在治南四十里宋紹興中古壁畫維摩圖寂像後易石像明末焚燬按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畫維摩石像碑紹興間北山刻云昌州郡之惠因寺藏殿壁陰有水墨畫文殊詣維摩問疾一堵意全相妙合經所說恐浸漫滅故石刻于此余于己卯正月游北山旣搜得唐昌州刺史韋君靖建永昌寨碑遂沿山尋之復見此

像附壁鑿削高三丈寬二丈畫文殊坐寶牀上旁一聖者手持鉢鉢內有物如球向文殊狀即經所言散花之天女也上面侍弟子十八人下面侍弟子七人皆無髮頭陀左側畫維摩首所戴即金粟綸巾身所服即鶖子衣有須坐寶牀手執如意首向文殊斜睨旁侍二弟子下面右七弟子皆戴巾手執幢節寶瓶諸物按維摩經云西竺維摩詰廣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師利行因其設妙道遂成此經所畫即此事也晉書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佗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此維摩有須之證石壁上中均完好惟維摩下

画七弟子像微有駁落又碑前上画刻云李大郎摹羅復明男刻任嵓僧志誠凡三行首行四字二三行各六字稍下側刻云母親薛氏家室任氏男謙紹興甲寅重九日謹銘圖福利堅久斯碑不墜初摹日同施大錢叁貫當州充塑十將文志於凡五行首行十字二三四五每行皆九字像右上画刻云東平十清河八成紀二太原三徧觀此院壁畫維摩居士最佳佗皆不逮主僧宣護之丁卯仲秋月十四日題凡六行首二三行各七字四五行各八字六行五字自後而前書之壁外后匡上刻云普慈趙子充同弟柔文姪庭彥紹興庚申四月念三日乘興同游男德言侍

行凡四行前三行皆八字末一行六字是此碑今尙存也通志謂明末焚燬者誤又以爲畫圓寂像直以病爲死矣且以后像仍在惠因寺尤爲孟浪惠因寺今寺觀志內不載猶之玉井谿后蕎灘見多寶墖內后記月富里見寶頂山古佛灣后壁刻富春里見聖壽寺碑三谿里見潮音寺碑老人里見白墖寺洪武時鐘款今皆無之

書宋淳祐十季大足令何光震教授張順臣等餞昌州守王夢應碑後

大足南山三淸古洞外右后壁有宋淳祐十季冬十月大足縣令何光震昌州教授張順臣主簿楊芊𧼈等餞昌州

守王公夢應之碑余旣揚其文入縣志以傳矣今獲睹之碑有云人物有賢良王文安之淸又云有楊賢良六經圖勸石桉楊賢良名甲字鼎卿其人以詩鳴又能歷精經學如此碑又云谷爐峯陳先生用庚亭山與此爾何公應龍從叔聯辛酉類省魁何公嘗仕于朝終慕憲後未有聞焉爐峯教授此州有不拜僞詔之節今桉李心傳朝野雜記云吳之巽大足人遊曦幕欲以季春聘士預令就聘者書行款季鑄之巽叱吏卒不爲撓是吳之巽不從吳曦之聘陳亭山不拜元詔棄官去其勁風亮節如皎日嚴霜與張山翁家子欽李雅輩相頡頏今志書竝無之巽名亦考古

者之疏陋也按張順臣遂寧人淳熙元年辛丑科徐僑夫楊何應龍內江人登嘉泰二年壬戌科傅行簡楊何光震當爲孝子光覺昆季其楊華廸王文安皆湮事實王夔應嘉定癸未科登進士合州巴川縣人碑又云制使余先生請於朝命前資守合陽王侯夔應領是州指余玠也玠字義夫蘄州人淳祐時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云

書宋徽宗手詔碑後

曹學佺名勝志云大足縣之東禪寺有宋徽宗手書碑今其寺邑令趙懋高於乾隆二十三年改爲龍神祠矣余朔

望行香見樂樓東佐太一宮牌就眎之額書御筆手詔字文內僅存之以公天下五字餘俱漫滅按史宋高宗曾頒籍田手詔郡國皆鑴石太之長壽城隍廟舊有此牌疑此牌即籍田手詔牌也能始之言殆傳譌者又考遂寧縣有宋徽宗賜旌忠廟額牌為後唐將夏魯奇不降蜀璋賜額旌忠係宣和四年八月事

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後

此碑在吾涼武威城內北隅清應寺中有碑亭前後甎砌封閉已久耆老亦不知為何碑但言不可啟啟則必有風雹之警余於嘉慶甲子季自貴州玉屏引疾歸家暇與友人

游覽囑和上坼其封不可彊之亦不可乃言若有毗衆我讀嵩之與住持無預乃允遂呼傭人數輩啟其前鐵甑而碑見高一丈許壓土積寸餘帶之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字體方整與今楷書無異額篆書天祐民安之碑六字余曰碑後必有釋文仍令坼其後面拂拭之乃釋文也大略言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寶塔秦安舍利令者咸郡塔即其數也自周至晉千有餘載中間廢興經典莫記張軌治宮室適當遺阯時人謂張天錫曰今之宮乃塔之故基天錫乃捨其宮輸財營治斤蹤斧跡極其疏略視之容易可及然歷代工巧營心役思終不能度其規矩迄今

二千餘年大夏開國嘗有欲仄毋欲薦整至夕風雨大作聞斧鑿聲質明墻已端正先后之朝西羌擾邊寇涼土是夕亦大雷電瞬明中上現瑞燈羌覩之駭異而退頃南國失和乘輿再駕躬行薄伐申命王人稽首虔禱故天兵厭捷前年冬涼州地大震墻又欲仄守臣露章具列其事詔命營治鳩工未集還復自正今二聖臨御繼述先志文昭差肅內外大治天地禋祀必莊必敬宗廟祭享以時以虔而釋教尤所崇奉再詔營治云云末有銘詞六十四句文理樸陋末又云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末又刻書碑篆額及僧人名數十校史言夏國字係其

臣野利仁榮所造或云元昊俗之未知其審此冊自余發之乃始見於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種奇書矣